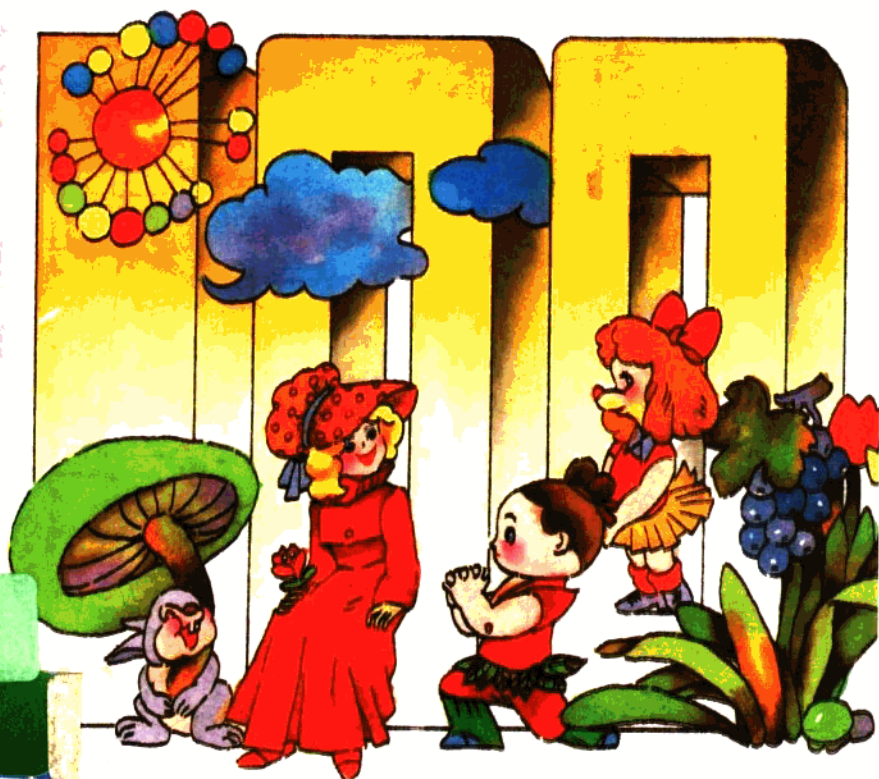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故事 100

新故事 100

新故事 100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新 故 事 100

朱家栋 马天宝 编
孟昭禹 徐东达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新 故 事 100

朱家栋 马天宝 孟昭禹 徐东达 编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5.875印张 300,000字 1992年11月第1版

1995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:29,001—49,000 定价:8.25元

ISBN 7-5376-0826-1/I·378

目 录

革命风云

- 巧计退敌 蔡 颀 (1)
- “傻丫头”传奇..... 徐 珣 (7)
- 真假叛徒 李从明 (13)
- 真假儿子 王寅明 (19)
- 足球里的秘密 张安民 (24)
- “的各”桥..... 李燕昌 (29)
- 智擒二混子 勤 耕 (33)
- 会飞的情报 谢海阳 (37)
- 芦荡擒魔 徐 珣 (42)
- 神掌小马龙 郎慕中 (49)
- 谭大海传奇 邵国栋 (55)
- 小战士的奇遇 谢海阳 (60)
- 冷枪战 鲁 兵 (66)

破案天地

- 第五只蜂箱 倪树根 (73)
- 不寻常的侦察员 童承基 (79)

惊险的表演	善 荣 (83)
竹海奇遇	张大放 (88)
智破煤饼案	宋新根 (92)
会飞的小偷	周 策 (96)
追捕	蔡体荣 (102)
智探敌台窝	立 春 (107)
孤岛上的来客	汤 雄 (112)
胆怯的小英雄	龚一民 (119)
智除叛徒	申 洁 (127)
一个绑架集团的毁灭	白 墨 (134)
神秘的绿塔别墅	徐 迟 (145)

儿童生活

鹅的故事	刘 军 (153)
赵小蛮献宝记	韩 蓁 (158)
虚惊	庄大伟 (163)
十号楼的铃声	黄修纪 (167)
不该发生的灾祸	余通化 (173)
小巷里的怪影	龚泽华 (177)
从书里找到了凶手	龚泽华 (181)
蛋司令送蛋	赵利平 (187)
神奇的音符	阿 静 (192)
车票事件	华国琴 (197)
捅猪英雄	杨明明 (202)
宝井	张 冲 (206)
赛画之前	姜玉铭 (211)

小辣椒认娘	戴仁毅 (216)
一老一小的秘密	顾 仁 (223)
螃蟹为什么回来了	陆廉德 (227)
劝架	张 彦 (231)
神奇的力量	李智泉 (236)
三只蓝鼻子小象	顾骏翹 (239)
出猎记	周 竞 (244)
撒谎的孩子	林 野 (251)

惊险传奇

狼口脱险	孟宪满 (259)
生死搏斗	俞 辉 (265)
裁缝店里的枪声	夏友梅 (270)
决战前的决战	须一心 (276)
奇功三白丸	范锡林 (283)
千里寻怪师	雪 凌 (295)
“海狼”号沉没以后	桑 任 (309)
红蝙蝠迷案	肖 珊 (316)

体坛趣闻

“弹弓大王”夺金牌	周柏生 (321)
躺着起跑的人	天 宝 (325)
哈巴狗“射”门	阿 大 (327)
教练觅“宝”	周白木 (329)
奇怪的冠亚军决赛	林 风 (334)
不会游泳的跳水选手	仇 剑 (337)
球王贝利	季一德 (340)

拜伦的意志	卢建成 (343)
球场“狮吼”	王时军 (345)
聂卫平三会陈老总	戎 林 (348)
运动员抓运动员	施忠保 (353)
不近人情的球规	牛实革 (357)
不可饶恕的错误	时 军 (359)

名人轶事

孔子打鸟	冯峰鸣 (363)
华佗拜师	葛望霓 葛勤华 (367)
辛弃疾醉剑	冯峰鸣 (370)
诸葛亮当家	王成君 (374)
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	王兴伟 (377)
将计就计	王建清 (381)
陈毅拜师	王建清 (385)
“天书”的神力	徐文初 (390)

民间传说

石头西瓜	万 青 (393)
黑画张的传说	曹宝泉 (397)
神秘的井	曲传久 (404)
江南灯王	戴从容 (408)
张飞醉审争子案	梅迎春 (411)
牛背突围	沈大钧 (415)
中国灰姑娘	鲁 兵 (419)
狮子认母	李 栋 (423)
小水手智退大鳄鱼	王人秋 (428)

飞将军智退敌兵	周祥雄 (431)
深山奇遇	阿 坤 (435)
动物天地	
血的代价	苏晓天 (441)
海豚领航	周立明 (446)
伏兰特的新生	陈 敏 (450)
猪蛇恶斗	林 凤 (454)
老鼠“王国”的毁灭	王耀清 (458)
小白牛和它的妈妈	萧 良 (462)
山乌龟的遭遇	马天宝 (469)
两个孝顺儿子	龙 军 (474)
可怕的“护送”	李小隼 (478)
突然变疯的大黑狗	林小凤 (482)
通人性的鸽子	马天宝 (485)
蜈蚣妈妈	向光明 (491)
自投罗网的贼	山华华 (495)

革命风云

巧计退敌

● 蔡 颖

1928年春末的一个中午，在井冈山地势险峻的屋头村里，几个儿童团员在团长石梅带领下，正在村头大樟树下学唱歌。忽然，老交通员石爷爷紧张地从村前小路跑来。咦？什么都难不住的石爷爷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孩子们奇怪地迎上去，七嘴八舌地问起来。

“也只有告诉你们了，一起来想个办法。”石爷爷喘了喘气，一五一十地说开了。原来，红军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用小部队和赤卫队包围了石岗镇白匪一个连，只围不打。而在县城大路边埋伏了大部队，准备歼灭增援的白匪一个团。谁知赤卫队副队长陈汉叛变，敌人利用所得情报，让陈汉带路，想从屋头村后小路偷袭红军，以解石岗之围。眼下敌人已进山了。

“哎呀！这可糟了，得赶快报告红军。”石梅着急地说。

“来不及了，打埋伏的红军离得太远。包围石岗的红军、赤卫队如赶来，不但使白匪解了围，更重要的是红军歼敌计划无法实现。”石爷爷摇摇头，说完，掏出烟袋沉思起来。

小胖把胸脯一挺：“那我们去打白狗子……”

“用红缨枪对付白匪的长枪大炮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”小胖的话被小林子打断了。

“这……”大家都不吭声了，搔着头皮干着急。

石梅急得快哭了：“爷爷，您是我们总指挥，快拿主意呀！”

石爷爷眼睛一亮：“对！我们来指挥敌人行动，让他们听我们的命令。”接着对听愣了的孩子们悄悄说了一阵。最后严肃地说：“敌人是不是听指挥，就看你们戏演得怎样，不但要有胆量，还得多动脑筋。”

“放心吧！爷爷。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”儿童团员们齐声说。接着，就分头准备去了。

没多久，敌人先头连进了离屋头村七里地的圩场。他们见东西就抢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匪连长吊眼狼刚进一家财主大院，就问带路的陈汉：“走了半天，怎么还没到？”

这陈汉生就的猴子脸，一副哭丧相。他低头哈腰地说：“不远了，过了那屋头村，天黑前准能赶到石岗……”

“你能担保那山上没共军？他们可是打游击的专家。”

“没有！肯定没有！红军大部队还在大路上干等着呢！我愿以脑袋担保。”陈汉说完奸笑了几声。

吊眼狼得意地说：“休息一会，马上出发。如果解围成功，我请团座封你个连副当当。但你小子如有半点鬼心眼，我立刻就毙了你。”刚说完，只听门外在吵嚷，一个便衣匪兵推着小林子和小胖走了进来：“报告，抓住两个小探子。”

吊眼狼围着身背柴篓的孩子转了一圈，突然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来干什么？”“我们是屋头村的，到这里来打松脂

柴。”小林子镇静地回答说。

陈汉奸猾地说：“屋头村有的是松树，为什么来这里打？”

小林子说：“你怕也是山里人吧？怎不知道屋头村松树高，松脂少。这岭头的松树矮，松脂厚！往常都能打，为啥今天就不能？”

小胖也接着说：“满岭的人不抓，为啥偏偏抓我们？你们去看，屋头村还有好多人在打松脂呢？”

吊眼狼见问不出什么，就叫匪兵把小胖他们关在柴房里。忽然，吊眼狼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忙问陈汉，是否要经过屋头村，见陈汉点头，便皱起了吊眉：“今天不对头！为啥屋头村那么多人都来打松脂柴呢？”

陈汉见状，干笑两声：“长官，不必多虑。今天天气好，天黑泥鳅要出泥，大概他们打松脂是准备夜晚捉泥鳅吧！”

吊眼狼觉得有道理，没再问，刚想坐下，又见一个匪兵拽着石梅走进来。

石梅身背空筐，手里拿着一根山鹰毛，歪着头直嚷：“放开！我有急事。”

吊眼狼气恼地对匪兵骂道：“笨蛋，怎么尽抓小孩来。”

“报……报告，这小孩在……大门……口东张西望，是……探子。”

陈汉一看是老交通员的孙女，又喜又怕，一时不知说什么，指着石梅说：“你……你来干什么？”

石梅举起鹰毛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我是屋头村的呀！给你送东西来了。”陈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抢上几步要夺鹰毛。可是，鹰毛被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吊眼狼拿了去。“呵！这山鹰

毛好漂亮啊，小妹仔，是谁叫你送的呀？”

石梅轻松地说：“我到圩上卖完斗笠，回家路上碰到一个老头，要我把这根鹰毛带给陈队副……”

陈汉顿觉来头不妙，连忙打断问：“什么？带给谁？”

石梅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不……不！他说是给——叫桂芬的人。”

陈汉大吃一惊：“她……”

“她是谁？”吊眼狼听出话音不对，大声喝问。

“是我……相好的。”

“嘿嘿，这鹰毛倒蛮漂亮，只可惜有点醋味，陈老弟，你看看。”吊眼狼自作聪明地把鹰毛给陈汉。

“臭婊子！”陈汉尴尬地将鹰毛摔在地上，恼怒地踏了一脚。奇怪得是：毛管断成两截，露出一卷纸。陈汉一时呆住了。吊眼狼捡起纸卷，戏谑地递给陈汉：“念吧！大乌龟。哈……”

陈汉哭笑不得，哭丧着脸念了起来：“汉，三报三胜……”

吊眼狼顿时收敛了笑容，对吓呆停念的陈汉大吼一声：“念！念下去。”说完站到了陈汉面前。

“屡建奇功，屋头口袋已做好，要迅速，准时带狗进袋……”陈汉念罢大叫道：“这——这是共军的陷害！我毙了你。”他气急败坏地抽出手枪，要打石梅，被吊眼狼一把夺了过去。吊眼狼阴险地说：“陈老弟，杀了她，你可立不了功啊！”又转身问石梅：“小妹仔，老头怎么对你说的呀？”

石梅假装害怕地说：“那老头说鹰毛可避邪，还说他和陈队长是好朋友，要送给他相好的。因为老头要赶到屋头村有

急事，不能送，让我帮送一送。当时我还说圩场来了老总，不让我进的，他说陈队长会想法的。这不，谁知闯了大祸了，呜……”石梅一口气说完，哇哇哭了。

吊眼狼说：“别哭，别哭。小妹仔，屋头村有老总吗？”

石梅抬头眨眼想了想：“早上出来时没看见。不过昨晚来了很多老总，衣服好像跟你们不一样，但比你们和气。”

吊眼狼转身问陈汉：“陈老弟，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”

陈汉给吓傻了：“长官，这可是共军的奸计啊！”说完，抓住石梅的衣领吼道：“石梅，你这个小赤匪，我认识你……”

“哎哟，哎哟。我当然认识你，你到屋头村开过会，还教我们认过字……”不等陈汉说完，石梅哭叫着抢先说开了。

“哼，好个陈汉，别演戏了，想让我们乖乖进包围圈，编出什么偷袭计划，不想让我给识破了。传令兵：赶快通知团座，回头改走大路，这里有共军大部队埋伏。”

陈汉恐惧万分：“长官，这是共军的奸计，千万别上当……”

吊眼狼抬手一个耳光：“混蛋，差点上你的当。这密信被我识破，还想要滑，我毙了你。”说着举起了枪。

陈汉连滚带爬想上前求饶，只听“啪、啪”两声枪响，陈汉这个叛徒就像死狗一样躺在他主子的脚下了。

吊眼狼命令白匪赶快撤退，临跨上马时对两个匪兵说：“把这几个小赤匪锁在柴房里放火烧死。”说完，掉魂样跑了。

再说，那两个匪兵匆忙关好石梅，回身准备找干草点火。突然，远处传来“噼噼啪啪”炒豆子般的枪声，吓得他俩屁滚尿流，往外就逃，哪还顾得上石梅他们？过了好一会，枪

声停了，提着煤油筒和鞭炮的儿童团员和石爷爷冲进了大门，救出了石梅、小林子和小胖。孩子们激动地抱在一起，好像分别很久一样。石爷爷爱抚地说：“好孩子，咱们去看看听指挥的白狗子的狼狈相吧！”

他们爬上圩场北面最高的土岭往下一看，只见山路上敌人争先恐后地往回跑，像几十万红军在后面追赶一样。儿童团员们高兴极了，拍着小手直跳。石爷爷却笑呵呵地说：“白狗子多听指挥，为了让他们早点钻进红军的口袋，我们再催一催。”孩子们听了，忙将没放完的鞭炮点着丢进煤油筒：“噼啪噼啪”就像机关枪一样，响得可欢呢！这时，只见山路上的白匪队伍像马蜂炸窝似的，乱极了……

“傻丫头”传奇

● 徐 珣

1928年冬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苏北地区的红十四军失败了。敌人盘踞的皋城，一时成了恐怖的魔窟。保安团团长章福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每逢下乡清剿，不是放火，就是抢粮，还要杀害许多无辜的乡亲，他常常恶狠狠地说：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！”

进了腊月，城内除了穿梭来往的保安团巡逻队，家家关门落锁，就连小巷深处也无人走动。街上只有一个人走来走去，那是三个月前流落到这里的傻丫头。

傻丫头确实傻得出奇，十五、六岁的人了，头发乱得像蓬草，脸上的污垢厚得能刮下来；一件破旧大棉袄，从上身裹到下身；数九寒冬，还赤着脚穿双麻布破鞋。她见了人，眼睛一眯，痴痴一笑，说的话颠颠倒倒，还不时哼唱着：“正月正，点红灯，红灯能点能舞像风筝……”

却说章福既狡诈又多疑，他生怕傻丫头是游击队的密探，曾经将狗屎说成是栗子，要她吃下去，傻丫头竟然取了一块

塞进嘴里。从此章福除了戒心，哨兵们也经常要傻丫头替他们扛柴、扫地，干些又脏又苦的粗活。

几天前，由于叛徒出卖，红十四军二大队长于威被保安团抓住枪杀了。章福割下于威的头颅装进麻袋，放在城楼上的草房里，准备悬在城门上示众。这草房多年不放草，又阴暗，又潮湿，哨兵们都不愿去看守。这天傍晚，值班的哨兵见傻丫头走来，便用馒头哄她过来替自己看门，然后喝了酒，醉醺醺地睡了。

下半夜，傻丫头正在门口转悠。突然，一个黑影窜过来，推着傻丫头进了草房，关上门，悄悄说：“琴姑，你配合得太好了。”

傻丫头陡然间像换了个人，她闪动着眸子，颤动着嘴唇：“袁大伯，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我也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”

原来这琴姑是红十四军北撤时派进城的情报员。由于皋城的地下情报站都被章福破坏，地下人员很难找到立足之地，她只好装扮成这么个傻丫头，暗地里与在保安团当炊事兵的袁大伯联系。于威是红十四军中很有声望的领导干部，游击队指示袁大伯，一定要取回烈士的头颅，并且尽可能设法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。刚才，袁大伯利用敌人醉酒的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章福的城防大队长，并到这草房里来换人头……

外面，寒风凛冽，雪花飞舞，伸手难见五指。袁大伯紧紧握住琴姑的手说：“我回游击队了，今后另有人和你联系。你千万要当心，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来。”说完，消失在茫茫雪夜里。

二

翌日，天刚蒙蒙亮，城楼下的保安团士兵已在骂骂咧咧吆喝乡亲们开会了。

傻丫头疯疯癫癫，一边啃着馒头，一边哼着歌儿，走出了城门。只见城楼下用桌子搭了个临时讲台，讲台边一字儿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。场上人虽不少，但个个沉默寡言。

不一会儿，章福穿着笔挺的军服，脚上蹬着锃亮的统靴，陪着一个矮胖子军官走上讲台，对台下的乡亲们说：“这是省剿共督察专员王将军。我们保安团在他的指挥下，肃清了共党，皋城已成为清乡模范区。现在请王专员讲话！”

王专员走到讲台前，先宣读了章福的嘉奖令。然后，拉长了声音说：“皋城的共党分子消灭了，红十四军完蛋了，今后如有人再通共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说罢，命令章福将于威的头挂出来示众。

章福一声令下，城楼上几个哨兵解开麻袋，拖出个血污的人头，用绳子网着放了下来。人们一看，不禁哗然。只见那人头毗着黄板牙，前额上还有一颗黑枣般的大痣，这分明不是尊敬的于威同志。站在讲台上的章福，这时也看清了：这不是自己的城防大队长吗？他慌忙走近王专员，语无伦次地想解释点什么，可又什么也说不清，只好命人将人头收起来，对着台下大声喊道：“散会！散会！”

三

这件事激怒了王专员。一回到保安团团部，他就冲着章